

山的声音

杨智涵 重庆师范大学学生

瓦房寨，是土家族聚居的一处村落，坐落于重庆黔江土家十三寨之中。群山环抱，雾霭缭绕，浓郁的土家风情在此静静流淌。村寨南接八面山，西连茨竹溪，与武陵仙山遥遥相望，北倚渝鄂交界的鸡公山。

初至此处，扑面而来的，是连绵苍翠的群山与葱郁幽深的林木。白雾顺着山峦缓缓攀升，缠绕峰峦，不见山巅，亦难寻路径。山间时常飘来一阵细雨，那是水汽饱和、雾气凝结而成，也印证着这片山居之地独有的温润潮湿。山风亦劲，带有泥土的气息，像是春雨洗涤大地后留下的清新，又掺杂着风掠过树梢时卷起的草木芬芳。在山城，有这样凉意的风实属难得，故而每至夏季，慕名前来避暑之人络绎不绝。

寨子布局以半包围品字形、全包围的四合院交叉组合，屋舍多为巴渝特色吊脚楼，它们不与山争地，不与水争锋，顺应山势起落，或全吊悬空，或半吊倚坡，以错落之姿嵌入峰峦沟壑形态。类型有全吊型、半吊型等多种样式，其中寨主侯天明的宅院尤为精巧。寨主瓦屋顶均有花屋脊和翘角，左右各一，四周设栏杆走廊，雕栏花窗。坝子正中，有一座拱形的小型双边梯，由土色砖头层层堆砌而成，青色的丝瓜藤蔓从底部一层层攀援而上，花瓣状的叶片像串珠一样从底部延伸至整个阶梯，缠绕在扶手上，再点缀几朵黄色小花，颇具乡土特色。吊楼下多为猪圈、牛栏，或用来安置碓磨，堆放柴禾杂物等。翘角花脊，雕栏花窗，是顺应风土的审美；回廊通透，开合有度，是融入自然的豁达。这些依山而建的屋舍静默伫立，藏着土家族人民的生存智慧，也藏着大山的深沉声响。

寨主宅院前，是一方开阔的院坝。院坝两旁是似风雨廊桥样式的双层廊道，又像城门，端庄肃静的镇守着村子。中间是一个圆形的小广场，乃是平日里居民们唱山歌的地方。土家寨子也是土家族的山歌发源地，黄昏时分，村民们常会和相邻的父老乡亲们拉手围坐成圈，以山歌应和，或以此呼唤彼此。

山民总说：“山与山不相逢，人和人总相遇”，群山历经沧桑依旧巍峨，人间烟火与乡土故事却在歌声中代代相传。晨光熹微时，每日的第一首山歌便会响起，是早起忙活的汉子。歌声像远古的呼唤，唤醒沉睡的群山，是生机盎然的。稍晚些，穿过茂密的树林，透过密密匝匝的树叶往里瞧，可以看见晾晒着的五彩斑斓的衣服随着山风飘荡，像女娲补天时的五彩石，划过大山姑娘姣好的面容。此时，女子们嘹亮的声音划破长空，惊起树林间栖鸟，一声惊起百鸟飞，扑闪着翅膀划过天际。一个个穿着土家族服饰的姑娘坐在竹亭里嬉笑着，头上漂亮的银饰随着脑袋的晃动叮铃铃的响着，和隔壁在板溪浆洗衣裳女子的歌声交织在一起，一唱一和，随着山风跃动。

坝子的四周背靠着大山，在森绿的群山衬托之下，棕木制成的亭子显得更加古色古香。山风时时掠过，吹动衣角，发出轻响。在这片群山之间，风即是声，风声里，藏着瓦房寨最动人的烟火与乡愁。而今，美丽乡村建设的步履，正悄然为这片土地注入新的生机——老屋修缮，村道整洁，山歌传习所里歌声不断，远来的游人在荷塘边流连。瓦房寨，这座深藏于武陵山腹地的古老村寨，正以它特有的沉静与从容，在时代的浪潮中，守护着那一份属于大山的、质朴而悠远的回响，让更多的人听见山的声音。

夜雨
文学院

巴山夜雨中的“相遇”

方册

AI发展迅猛，我总担心跟不上时代发展，夜里常梦到毕业招聘会上的拥挤，辅导员天天强调“规划未来”，可我对前路一片茫然。

一天，李同学提议：“明日去爬缙云山看日出？”

我中学才到重庆念书，常听人说缙云山，却从没去缙云山，更没有看过缙云山的日出，当即答应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们一行人来到缙云山入口。入口是健身梯，我们打开手机照明，光柱穿透数米，细长石阶泛着青光，蜿蜒进竹林深处。四周楠竹枝叶沙沙响，远处山坡漏出几点灯火。

“我在前面探路！”我一马当先，踏出的每一步都觉得在探险。小飞虫和蚊子在光柱中盘旋，山坡灌木丛中萤火虫闪烁，与远天疏星呼应。

行至半山，路突然变陡。两侧竹林密得遮断夜空，远处有溪流声。

“小心！”文同学突然惊呼。一级残缺台阶让我踩空，幸好抓住右侧山崖枝叶才没跌落。

李同学喊道：“别乱闯，你跟在后面。”他抢到前面领路，我被挤到队伍中间。

“是不是下雨了？”不多时，文同学停步伸手试探。

我也仰头等待，没觉出雨意，刚说“没有”，一大颗雨滴猛地砸在额头上。

“糟了，真下雨了！”李同学急道，“快走！”

我心里一沉，这荒郊野岭去哪里避雨？转眼，雨打枝叶“噼啪”作响，织成密网。

我回想初到重庆，每年5月至9月深夜常下雨。那时复习到深夜，总听着雨声入眠，老师说这是因重庆群山环绕，长江、嘉陵江带来丰富水汽，加季风影响，夜间形成的对流雨。

雨幕把山景揉成印象派的绿，本就湿滑的台阶更难走了。大家只顾跟着前面的人加快脚步，谁也不敢慢，深一脚浅一脚不知走了多久，远处终于现出了建筑。高大的山门紧闭，飞檐如鸟翼外伸，刚好容我们挤在下面躲雨。雨珠顺着瓦当滚落，在檐下织成水帘。我凑近看，山门上方漆黑匾额上“白云观”三个字在微光里透着苍劲笔意。

李同学担心看不到日出。

文同学擦着眼镜上的雨水，念叨：“据说这是李商隐写《夜雨寄北》的地方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：“诗里明明写的是巴山，怎么会是缙云山？”

“也有说法是佛图关夜雨寺、合川夜雨寺或龙游寺，但我觉得是缙云山属于巴山山脉。”文同学说。

“巴山山脉绵延上千公里，凭什么确定是这儿？”李同学追问。

“因为缙云山是地理单元分界点，解释‘巴山夜雨’以它为地标，更易明确区域气候特征的指代范围。”文同学自信回应。

我望着滴答的雨珠，打心底里愿意信他。

在渝读书五年，我每天两点一线往返家校。今天才知诗中之地就在脚下，这一刻似与李商隐跨越时空相遇。此刻站在巴山夜雨中，看檐下水流如注，才懂得字句里的迷茫。

雨还在下，仿佛与千年前的那场夜雨重叠。我忽然懂了李商隐为何反复写归期，他并非在说具体日子，而是迷茫中总得抓住点念想。就像此刻的我虽看不清前路，却在雨里与同样困顿的灵魂相遇。

雨渐渐停了。远山被暗夜和雾气裹着，只剩朦胧轮廓。石阶泡得溜滑，我捡了根青竹当手杖，继续往上走。

到山顶狮子岭时，天已蒙蒙亮，不少人聚了过来。众人正担心看不到日出，夜空泛着黑蓝色荧光。过了许久，天边裂开道缝，透出淡淡白光。云层开始分层：地平线附近是墨蓝，往上渐成清灰，最上层浮着绯红色长云，像发了胭脂。那片绯红越来越亮，北碚城渐渐显露。山风吹过，带着雨后的青草气，山谷里的雾气像白绸缎般升腾、流动。

“你看！太阳出来了！”李同学拍着我的肩，眼里闪着光。

我望着红光笑了。大雨没有挡住日出，就像生活的迷茫挡不住向前的时光。李商隐在巴山把迷茫写成名句，我相信第二天他也见过这样的日出。

